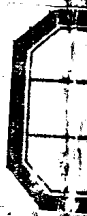


郭尔第的光明





原 著 者	譯 者	發 行 者	出 版 者	印 刷 者	基 本 定 價	出 版 期
李 比 立 赫 特	胡 山 源	孫 汝 梅	時 代 書 局	時 代 印 刷 廠	十 元 ○ 六 角	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一 月 初 版
			上海四川中路三四號 電話九八九五號	上海平涼路二二號 電話五三〇九二號		

第一章

住在伐奧(Yao)田莊上的這一家，剛剛在大廚房裏吃過了一頓飽足的早餐。喬漢尼司伐奧(Johannes Yao)三個已長成的女兒，從桌子上一立起來，立刻就去做着她們各人的事情。最幼的，十五歲的林達(Linda)就去揩洗室內的地板——這是星期六。

喬漢尼司的妻子里英娜(Lina)，一個健碩的婦人，在廚房裏忙碌着。她的雪白的臂膀，一直露出到肘子上，在迅速地、敏捷地工作着，她的手一碰到什麼東西，什麼東西便和觸電一般，活動起來。水潑刺地潑到大鏟子裏去，以便煮起甘薯來作為豬食；爐裏的柴薪，開始噼噼地鬧起來；盤碟叮噠地落入溫水盆裏去；麵粉在麵團的桶上撲升起來——這是伐奧田莊上烘製麵包的日子。里英娜將水潑在水泥的地板上，地板上有許多腳印，是農民們厚重的長靴所留下的，立刻將水吸乾了。

主人喬漢尼司是一個身體結實的農夫，頭很大，牢牢地裝在短而多肉的頸項上，現在獨自繼續坐在早餐桌邊。他坐在那裏不動，他的闊肩微微有些聳起，在懶懶地，帶些欣賞的與

趣，注視他妻子的忙碌。一脈汗水，從里英娜的掃帚下流過來，流到他的腳邊，他的眼光跟着它，却不想將他的腳移開些。他優閒地在他的面前放着土產烟草的盒子和火種，在他的嘴裏含着燒焦的舊烟斗，烟斗的柄上有一個銅圈，里英娜一看就知道，喬漢尼司不會馬上就立起來。

『彼得塔特里克（Pietus Tarik）在牽他的馬——我想，到鐵匠那裏去——』她尖聲地叫出來，從窗中向路上監視着。

『呃……到鐵匠那裏去？』她的丈夫沈思地回答着，『我不知道他要這樣。……』

『去上蹄鐵的，』她斷然說。『鐵匠這幾天沒有工作可做，塔特里克在利用着時機。』

喬漢尼司清楚地明白，在里英娜的口氣之中，顯然對他有一種諷刺的用意，但是他只呼出了一陣藍色的烟，其他一動也不動。他的心思非常泰然。他的種田事務是好的，比了他的鄰居，即使不超過，也相差無幾，而現在穀物已收藏到倉裏，有些土地到了夏季又需要休耕——的確，他還有什麼特殊的必要，來煩勞他的心呢？甘薯不是也已經收藏得好好地？不錯，他可以照着他預先打算過的，到樹林裏去走走，裝一二車柴薪回來，或者也到那個鐵匠那裏去，將拖槓的牲口裝上蹄鐵。假使有必要，他也可以找些另外的事情做做，可是，在這

個安息日，外面是在下着小雨，室內却溫暖而舒適，看着他的妻子和女兒，在作着她們的家庭瑣務，又非常稱心，他值得出去工作麼？一個男子有時是需要靜靜地坐着，吸吸煙、想想閒心事的。這就是種植煙草的理由——給男子愉快。他，喬漢尼司，素來優閒地過着生活，而生活也的確並不壞。他是一個龐大的，努力工作的，密切團結的家庭的首領，他的倉庫裏儲藏着這一次收成到那一次收成足夠的穀物。誰能夠說，老喬漢尼司的說話在這個郭爾第（Koodi）村子裏不受到尊重呢？他是被大大地尊敬着的，他被選為農業委員會的委員，還要什麼更好的證明呢？他可以說是一個大眾的人物。

雨停了他才會到鐵匠地方去，雪徑可以用時，柴薪才可以被運回來。優閒地生活是好的，在決定之前，最好仔細考慮過一百次，也是不錯的，例如宰羊，總要看看什麼時候可以獲得最多的羊毛和小羊，也必須確定它的皮什麼時候不是堅韌的，才可以動手。……

這些都是伐奧喬漢尼司的思想，那時他在安靜地吸着他那嗞嗞發響的煙斗，而里英娜的尖聲突然打斷了他那反覆思想的線索。

『撒亞末（Sama）在走來了。……我相信是到我們的地方來的。』

『呃，』喬漢尼司在他的座位上微微動了一下，一個感覺興趣的音符爬到了他的喉嚨

頭，含糊地發出了這樣的一聲。

有一個人，戴着野兔皮的冬帽，兩旁搖蕩着護耳的帽片，正從鄰近的田莊那個方向，向田地的交界處走來，那個田莊上用鍍銹鐵製成的溼的屋頂，模糊地在縱樹的上面閃耀着。他走的路，似乎有着什麼奇怪而惱人的東西，他用細碎的步伐，小心地從田間找他的路，將他的頭抬得高高地，好像在諦聽着什麼。

『說不定有些和安娜庫爾威司特（Anna Kuivest）有關係的事情……』里英娜嘆着氣說。『他真倒楣，可憐的婦人。……她的兒子們不知在那裏。至於庫爾威司特本人這傢伙——他在那裏呢，為什麼他還沒有回來呢？』

『呸，回來……』喬漢尼司說，對她妻子的天真無知，作着譁笑。『他的良心上正受不了呢。……』

喬漢尼司用他的手作着一個反駁的姿勢，咆哮着說：

『他不會回來的了，不像會——那是說，假使他還活着的話。最後看見他的人是在撒亞里買島（Saaremaa Island）上，可是他已經沒有他的馬和車和一切東西。』

『對於老庫爾威司特和他的兒子們，我一些也不覺得可惜，』里英娜突然熱烈地說，

『我所想着的是撒亞末——假使他的姊姊死了，他將怎樣呢？我也可惜着那田地，那些親族們會突然走來，將它劫掠得乾乾淨淨——將所有的牛和豬都取去。』

『對啦，那是很清楚的，』喬漢尼司著力地點了一下頭，表示同意。『安娜病了，至於撒亞末——他管得了什麼——不論怎樣，財產總不是他的。有一天，在他們的地方我看見了一輛車——一輛新車，空閒在那裏。那時我就想——我們正應該購買那樣的一輛車。……你可以相信，誰看見了那輛車，也總要發生羨慕的。』

喬漢尼司用著惱的神色看了他的妻子一眼，厭恨地吐出了烟管裏的汗水，再用斷然的口氣叫着說：

『不要怕，我要留心這件事。』

同時，那個人正在逐漸走近來。田地的界限已經走完，他遲疑了一下，然後用更加遲緩的步伐從耕地裏走過來。

『他太走向右邊了，』里英娜焦慮地說。『他正向着我們的池塘走去。』

一秒鐘之後，她的尖聲從門口叫了出來：

『撒亞末，靠左邊走——沿着棚屋。……這裏來，撒亞末！』

撒亞末小心地跨過了門檻，現在，他那白茫茫的眼睛，在那高舉而有所警戒的面孔上，模糊地發了一下光——誰都可以看清，這人是個瞎子。

他的全部外表，從他新近漿洗過的襯衫上的白領，到他那端正地繫牢的木屐，都顯出了乾淨和整潔的神氣。

『早安，』撒亞末用高的次中音說。『這裏沒有陌生人麼？我穿着木屐呢。……』他用羞澀而詢問的姿勢，將他那茫然的眼睛轉動了一下。

『除了老板和我，沒有別人，』里英娜說，領撒亞末到了桌子邊。

看到男女主人那樣友愛地接待他，就可以知道撒亞末在他們的家裏是一個受歡迎的客人。

可是這時他們沒有聽見撒亞末時常會說的笑話。他默默地、悵悵地坐在那裏，將野兔皮的帽子端正地放在他的膝頭，用他那長而敏感的手指撫摩着帽子上的毛。

『家裏一切都安好麼，撒亞末？』里英娜問。

『不，不好，』撒亞末悄悄地說。『所以我要到這裏來。喬漢尼司，還有你，里英娜，我要請你們幫一個忙——請你們的姑娘，駕着我們的白馬，到鎮上去請醫生。現在，我想，』

我能夠去找誰呢——我只有去找喬漢尼司和里英娜。……』

喬漢尼司開始裝着他的烟斗，他全神貫注在這件事上，沒有時間來回答。

『安娜的病又重了麼？』里英娜說，打破了沈寂。

『她，她是在趕掉他，』撒亞末遲疑了一下，低低地說。

『在趕掉誰？』里英娜用吃驚的聲音問。

『用她的手——像這樣。……』撒亞末將他的頭微微地仰後，使他的面上現出了一個空洞的表情，慢慢地舉手到他的眼邊，用力拉扯了一下，好像在拉破一張罩在他面上的看不見的網。他的動作真做得像，以致聽他的人都呆呆地看着他，里英娜的眼睛更是睜得很大。

撒亞末似乎感覺到了對他詢問的眼光，解釋着說：

『她的手在胡亂動作。……我們必須去請醫生來。』

『今天？』喬漢尼司喃喃地說，瞥視着窗外。

『是的，今天，』里英娜斷然代撒亞末回答，撒亞末柔聲地反應着：

『是的，最好是今天。……』

『唔，如果一定要這樣，我們的維爾瑪(Virma)可以去，她可以等一下再去腌菜的。』

喬漢尼司決定了說。『維爾瑪可以和你同去，駕着你們的老馬，去請醫生。』

然而喬漢尼司忽然又改變了他的心意，一想到庫爾威司特田場上的新車，他的心就不安起來。他突然又慷慨地說：

『不，那不成，維爾瑪是女人，她是幹不了這事的。這是緊急的事，醫生必須敦促才行。……還有，你那匹馬安多（Ada）太老了，它在晚上跑不回來。我要親自去，並且駕我自己的馬，我只要用你們的車就夠了。唔，就這樣辦吧！我現在就和你同去。』

喬漢尼司，用不着更多的麻煩，馬上就準備好，陪着撒亞末，去將自己的馬駕上了庫爾威司特的車。

過午的時候，喬漢尼司，伐奧，在庫爾威司特的田場上，將他那淋漓盡致的馬，解了下來，湯尼司堡（Toniberg）醫生，一個矮小的老人，戴着一頂舊式的闊邊帽，將他一路上遮雨的傘合了攏來。他輕快地跳出了車，將他那濺出水來的厚底鞋，從汗水裏向着門走過去，撒亞末立在門裏，在向他鞠躬。

這就是興高采烈的湯尼司堡老醫生，一個強壯而誠懇的人，在他無比的健康上，光陰似乎一些也沒有影響。許多年長的農人，連喬漢尼司自己在內，都記得湯尼司堡髮邊垂着白髮

的時候，他們還是沒有鬍鬚的青年。現在，喬漢尼司自己蓬鬆的頭髮已經花白了，而醫生的聲音還是和從前一般地有力而愉快，他那堅定的面頰，也和從前一般地紅潤。也許就是這醫生頰上健康的紅暈，比了任何別的東西，更使本地的鄉下人，都相信他醫術的高超。

『喂，撒亞末，你好麼？我看你也一天都不會老起來。對的，對的……』醫生的宏大而愉快的聲音，在廚房裏轟發開來，廚房裏的沈寂被它一掃而光。一頭灰色貓從它坐着的椅子上跳開去，躲了起來，一頭白色的尖耳朵的司必治（Sphinx）狗，跳起來大聲吠着。

『唔，病人在那裏，安娜庫爾威司特在那裏？讓我們看看她，對的，對的……這裏？』他問，直捷地開了通往病人房間去的門。

喬漢尼司，脫去了皺攏的防雨帽，地板上立刻從它瀉下來的水，形成了一個水潭，但沒有脫去他的外衣，因為他就要駕車送醫生回去——在桌邊坐下來，取出了他的煙草。

他聽得見湯尼司堡轟然的聲音，在各房間裏響着。

『唔，我的安娜在那裏，我的嬌美的小姑娘在那裏，讓我們看看他們對她做了什麼事？……對的，我已經聽見過你，因此我已經——這事記得清清楚楚。……你是在馬爾第（Mardi）鄉村俱樂部老許次（Schutz）的聲樂隊裏唱過的。對的，對的，……你有美妙的

歌喉，我應該說，天使一般的歌喉——一定不錯的。……可是現在我不大認得你了。唔，唔，讓我們看看究竟這是什麼。……」

醫生的喧聲漸漸地沈下去，變成了勉強聽得的見喃喃自語。有一個怯弱的女聲在回答着他，喬漢尼司一聽見這聲音就搖着他的頭。

撒亞末，一方面將水倒在醫生的小而多毛的白手上，一方面用心聽着他說的話，但是醫生所說的，只是一些平常而不重要的話，從這些話上，一些也找不出什麼來。

『我看，你們這裏還仍舊有夏天的蒼蠅，』他屏着呼吸含糊地說，當他擦肥皂用水洗着的時候，聽見了一頭孤獨的蒼蠅的嗡嗡聲。

湯尼司堡開了好幾張藥方。在最後一張上他簽了名，然後降低了聲音，用激動而帶些斥責的口氣，對撒亞末說：

『有些人，我的朋友，立刻就終結他們的生命，另外有些人却可以拖到若干年。……』撒亞末不懂醫生所說的話有什麼意思，只覺得那是他指着他的姊姊安娜說的，問：

『她生些什麼病？』

『她生的病？各種病和沒有病。……她的心臟壞，當然。……我已經將必要的藥開出

了，對的，對的。……」

醫生立了起來，開始著上他的外衣。在走道中，湯尼司堡正在走向車子去，喬漢尼司對他說：『醫生，等一下，』然後拉了撒亞末的袖子，喃喃地說：

『我已經想過一些時間。……現在你們有兩輛車子，讓我們說。……你們那裏用得着兩輛？你的情形，今天不知道明天，而我却正要購買那樣的一輛車子。你我是鄰舍，為什麼我一定要到市上去購買呢？』

『車子都不是我的，』撒亞末漠然回答。

『這話不錯——它們都不是你的，都是庫爾威司特的。可是庫爾威司特在那裏呢？』喬漢尼司熱烈地大聲說，將他有力的胸膛，向走道的木板牆上，壓着撒亞末，氣咻咻地在他的頸項下呼吸着。『完蛋了！那裏還有什麼庫爾威司特！你告訴安娜。假使她發生了什麼變故，他們將使這地方成為平地。究竟我們是鄰舍。我可以付錢來買，一些現款，或者麵粉，說吧。……』

『我要告訴她，』撒亞末用同樣漠然的聲調答應着。

裏面聽得見，醫生在外面場上車子房，不耐煩地咳嗽着。

『這和你有什麼關係——你又不是被網牢在這個地方的，』喬漢尼司踉蹌地跟在撒亞末後面走過場地，嘴裏還這樣喋喋不休。『你在這世上是孤獨的，徹頭徹尾只是一個人。車子是庫爾威司特的，可是庫爾威司特已經完蛋了！一輛車子到底不是一塊廢料呀。……』

撒亞末用佳美的聲調謝着醫生，因為他爲了他們，平常的老百姓，路遠迢迢地從鎮上走來。他希望醫生不會著惱，可是他已經取了一片腌豬肉和一袋白麵粉，放在車上防雨布的下面……他還要放些蛋進去，但他似乎不能馬上就找到它們——母雞藏去它們了，或者野貓吃去它們了。……他希望醫生不會見怪。……

『現在，現在，那是完全不必要的，』醫生說，做了一個歪臉，摸摸袋子裏那一包東西的份量，他對自己想着說：『要是他沒有將整只的腌豬肉放在這裏就該死。……』

喬漢尼司圍繞了馬忙着的時候，醫生回頭對着撒亞末愁慘的、高舉的面孔，又匆促地覆述他的指示，然後他嘆一口氣，握握這個瞎子的手。

『不要緊的，老朋友。……對的，對的。……』

車子輕輕地滾出場地，石子被滾得發着咯啦啦的聲音。

『你告訴安娜——』喬漢尼司回頭看着，大聲地喊：『這會我要留用這車子。』

輪子的聲音漸漸低，現在，可以聽得出，風正在搜索着房子的每一個角落，而在圍繞房子的樅樹籬笆裏，切切私語着。一陣毛毛雨從蒼白的十月的天空落了下來。

撒亞末兩臂直垂在身旁，立了一會，傾聽着風，然後走進房子裏去，房子裏經過醫生的大聲喧嚷後，現在似乎更加寂靜了。秋天薄暮的影子在迅速地到來。

撒亞末恢復了他那被打斷的工作。他點了一盞燈，放在長檯上。瞎子當然用不着燈，可是事實上撒亞末並不是完全的瞎子。正如別人說，他可以『看得見影子』。雖然他的眼睛上蓋了一層沒有生命的膜，它們對於日光還有些微的感受性，他看得見窗間的亮光，和黑夜的燈光；他辨得出各種影子，幾步以外的人影，房子的牆壁，一株樹或一堆乾草。

在房內正有許多工作要做，因為庫爾威司特田莊，有一度是村中最繁榮的田莊，現在，差不多一年來，他是惟一的工人。雖然那年田莊遭到了可悲的劫掠，大部份的財產都已經不知不覺地消蝕了，所有的工作到底不是一個人所能夠做得完的，何況又像撒亞末這樣殘廢的人。

他點着了爐中的火，取水倒進了大鑊子，將它放在火上去加熱，然後在大桶裏切碎了一些甘薯，加上麵粉和熱水，準備給牛和豬吃。準備好了，他就提起燈來，走到畜舍裏去。

畜舍的閘門喀噠喀噠地響着開了。撒亞末所接觸到的是一片空洞的烏黑，輕柔的悉率聲，和糞糞與柴草的氣味。馬一覺到有人來，便大聲嘶着，雄雞啼着，豬也尖聲叫着。如果誰看見撒亞末在這畜舍裏，微茫的燈光裏的情形，一定要驚奇地立得很長久，注視着撒亞末何等能幹地、愛憐地，將乾草塞到牛欄裏去，怎樣搔着每一頭牲口軟丟丟地垂下來的頸皮，又在他抱進來的乾草中，找尋一簇金花朵，將它送到安多的嘴邊去；他的手指扒梳着它那蓬鬆的額毛，拉出幾個糾結着牛蒡的毛團。他對那疋馬說話時，他的臉上綻出了和藹的笑容，誰看見了都要吃驚，他的話是：

『唔，安多，我的結婚馬，情形是這樣地好！』

他用馬梳梳着安多。他的面上顯出了極度平安和恬靜的樣子，好像這不是在他所住着的可咒詛的田莊上，也好像安娜的病並不十分嚴重。……而他却是熱切地愛着安娜的！

撒亞末一頭牲畜都沒有忘記。他在泥污的場地裏跋涉地走來走去，將一桶一桶的豬食帶給豬，然後又假着洗刷着羊。此後，他向母牛擠奶，將奶在廚房裏濾着，又倒一些到盆裏去，給那灰色的貓和白色的史必治狗米基(Mike)吃。這些事使他忙了幾小時，等他弄乾淨廚房，洗好手，走到他姊姊的房裏去的時候，天已經很黑了，他在黑暗中用圓熱的聲音說：

『現在我們就可以點燈了。……』

他點亮了牀邊小桌上的燈。

一個女人的慘白的，病態的臉，在幽暗中浮現了出來。現在，安娜已經病了很久，因此要估計她的年齡，却不容易，可是她也許還可以算得年輕，並且原來一定是很美貌的。

『我不需要燈光，』安娜悄悄地回答，一些也不動。

燈光模糊地在傢具上油漆過的曲線裏反射着。在這個房間裏，除了撒亞末破爛的短衣，和他脚上的木屐以外，沒有一些壞的或蹩腳的東西。他自己似乎是不屬於這個地方的，雖然不論安娜，房裏的傢具，田莊的本身，都少不了他——不錯，他們確確實實少不了他。……

『我給你帶來了一些熱的牛奶，』撒亞末說。

『我一些也不要，』安娜用怯弱的聲音回答說。她回答得帶一些理學，似乎費了她很大的氣力才說出來的。

撒亞末不注意她所說的話，將小桌子移近了牀邊，桌上放了一瓶牛奶，瓶是白的，一碟糖，和一塊新鮮的小小甜糕。然後，他不管事實上房間裏已有一張柔軟的沙發和幾張圓手椅，又從廚房裏取來了一張歪斜的舊椅子，將它放在牀腳邊，一聲不響地坐了上去。